湛軒 六

湛軒說叢目錄

乾淨筆譚

湛軒說叢

乾淨筆譚

二十三日门禁始解與平仲促飭而出至則聞有客在坐逡巡不敢遽進與平仲相議還歸不欲貽其疑撓少頃蘭公走出至门握手歡迎揖請入去余辭曰有客不敢進去蘭公曰不妨不妨遂同入至内门力闡又出迎相携就坐見炕上下生綃新画四五幅及書帙堆撒時蘭公有怩色曰數日不得一見想念甚苦又曰昨日陸解元到京弟輩即以吾輩唱和證交之事一一詳言之并出詩札相示渠聞之悵恨到京之遲不得證交即于燈下作畫五幅及札一通擬呈

三大人及二兄其人高雅絶世同在此間可以相會如何余曰此作蓮花詩者陸先生耶蘭公喜曰然余曰見其詩頗見而不可得天幸近此豈非吾輩之厚緣力闇曰此公吾輩所仰重者其人品學術足爲吾輩師法乃以其書示之書曰

陸飛啟此行自恨來遲不及一親言論風采生平第一缺陷事也午後甫克解鞍客邸入门未及他語力闇秋庫即歷叙與諸公往來請事疊疊不休并出諸公手跡長篇短頁縱横几案觸目琳琅應接不暇力闇秋庫又從旁稱述種種耳目俱勞兩官并用又如讀龍门往傳夾叙事夾議論傾倒忭

舞莫可言狀詢諸公使事有緒將次就道形格勢阻想忽忽不獲一出而飛又初到此間俗務糾纏湧無條理恐終無見理也但生平以朋友為命況值海上異人且不止一人如竟不獲附力閣秋庫之末則此二人者飛終身抱不鮮之媿矣膓熱如火一版傾寫之意無可發泄遂忌其拙用绡五幅焚燭作画聊代羔鴈画竟時漏下已三鼓工拙不足言但此時濡筆揮灑不特忘日間車馬之勞并不覺更漏之促其心可想矣人生會合定是有緣有数不可勉強然安知今日之不會非他日相見之根安知此生不會再世不大會乎見後相思與

不見相思同一無窮而不見之相思更深於見且
有相思之致而無離別之苦省却多少兒女之態
正不必定以相見不相見較優劣也譬之讀古人
書古人豈可見而尚友之志則如或見之第使此
生白首栽千里外各々胸中有某名某姓其人則
飛與諸公皆未往之古人也何幸如之拙稿五冊
并呈介諸公此飛臨行時拙刻也不特字跡潦草
且多錯誤未及校正其一切未妥處祈進而教之
稿中有題自畫荷風竹露草堂圖是飛敝廬不拘
詩文能各賜一篇拜貺良多有忠天廟畫壁歌能
各賜一篇則跪拜受之感且不朽陸飛再拜啓

着畢平仲大喜曰弟等當趨拜蘭公曰何必進去郎
走出余與平仲隨出未及門陸解元已掀簾而入矣
為人軀幹短少而肥面白晳風儀偉然向吾輩微笑
舉手而揖余肅揖致敬解元以手扶策之至炕下讓
登力闇曰都係至好遠客上坐平仲曰同為客也何
擇遠近只以年齒為先余謂平仲且循俗不必以虛
禮相拘余遂與平仲先登負壁而坐于卓之左右解
元坐于余之下蘭公坐于平仲之下力闇別以椅子
當炕而坐余曰仰聲久矣幸此承顏驚喜之極第蒙
謬愛愧無以昂荅平仲曰海隅鯫生偶入中國獲拜
二友遂為知己頃覽瓊篇頗一見之不意今日瞻望

雅儀此必有神鬼之助也解元曰昨日一到即傾倒
欲狂自分不得相見得見實屬非常之幸余曰吾輩
歸期決以初一不料其遷就若是歸心如箭宜其為
鬱惟以更留二兄尚有餘期為幸今又獲拜陸先生
是天與之便解元曰昨力爾秋庠極道理學大儒願
為弟子不暇今忽作此稱呼鄙棄我耶余曰今承盛
教非我棄長者長者棄我也諸人皆笑解元曰如此
便糾纏世故不了矣竟證交何如余曰敢不惟命解
元曰我年四十八金公貴庚多少平仲曰四十九解
元曰吾兄也平仲曰不敢辭解元又問余曰貴庚多
少余曰三十六解元曰然則吾弟也余笑曰亦不敢

辭諸人皆笑余曰此會實千古奇緣陸解元字起潛號篠飲起潛曰力闇與我輩雖入名場存無榮慕今日便是此生絕大遭逢誠如所言余曰陸丈閑懷善笑一接可見其長者風蘭公曰善笑乃陸丈家學起潛曰人世難逢開口笑見諸公不得不笑力闇以詩稿五冊綃畫五幅示我輩曰陸兄詩稿送三大人三存二兄分領一本其五幅綃畫亦如之蘭公展其畫而示之皆水墨亂草筆畫雄偉蘭公指二幅畫曰此瀑布此雲氣蓋益奇壯也力闇曰此皆昨夜燈下所畫至三更始畢余看畢曰謹當領歸若奉圭璧只恨疎拙無以贊揚起潛曰小道僅供遊戲何足為輕重

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徒取笑耳如海東亦須此覆醬瓿則可矣起潛指其詩稿中忠天廟詩曰忠天廟是里社中祀社神是隋唐時越國公汪華後殿畫壁是先曾祖手蹟乞諸公不拘詩文罷先當勒石不朽力閣曰洪兄不喜作詩竟懇其作騷體裁韻何如余曰顧問壁画是何物先々生平日行跡略示之兼以寓尊仰之意起潛曰壁画是諸天神佛今已模糊不復可辨先曾祖諱瀚字少微號雪酣、道人值明季隱於畫壽亦不長別無見于時画名至今在人口但贋存甚多拙詩中已具大畧尊仰之意不敢當但以我輩相遇之情作原起及見拙詩有此題云々可矣西湖

為吾杭名勝諸兄定必神逵或以此作波瀾何如力闇曰其家有荷風竹露草堂前植叢篠後一大池遍種芙蓉羣書插架籤帙縱橫此公偃仰其中享盡人間清福不可不乞一語以題其草堂起潛曰三大人亦望為我乞言可乎余曰當致盛意力闇曰前日書贈尊德性二語終身佩服起潛曰此是正論原不當分為二余曰鄙書是已陳芻狗何足為奇不當分二之教恐是不易之論余又曰弟於二兄妄有贈別語數十字方在懷中兼以請教於陸丈可乎起潛曰丈丈不休何耶始終見棄耶後竟稱兄力闇請見贈語余出諸懷中而與之起潛展讀之其贈蘭公曰

仁者之別必贈以言余何敢當雖然吾輩將生死別矣其可無言乎

太上修己而安人其次善道而立教最下者著書而爲不朽外此者求利達而已苟求利達而已亦將何所不至哉

仕有時乎爲榮亦有時乎爲恥立乎人之本朝而志不在乎三代之禮樂是爲容悅也是爲富且貴也此而不知恥其難與言矣

有高才能文章而無德以將之或贏得薄倖名或陷爲輕薄子若是乎才不可恃而德不可緩也

非寡欲無以養心非威重無以善學任重而道遠

凡我同志奈何不敬
嗚呼善惡萌於中而吉凶著於外如欲進德而修
業盖示反求諸心而已矣
起潛着畢曰寫一張與我作座右銘必要又曰竟是
正蒙不特其文之似而已又讀贈力闇語曰
維杭有山可採可茹維杭有水可濯可漁文武之
道布在方冊可卷而舒子弟從之可觀厥成優哉
遊哉可以終吾生
夫道一則專〻則靜〻則明生焉明生焉而物乃
照矣
止水明鑑軆之立也開物成務用之達也專於軆

者佛氏之逃空也專於用者俗儒之趨利也
朱子沒孔子也微夫子吾誰與歸雖然依樣葫同
者倭也強意立異者賊也

看畢力闇喜色溢於貌以隷字書于簡面曰湛軒先
生臨別贈言垂示後孫永以為寶蘭公憮然少頃曰
大訓真乃對症之藥當終身敬佩余曰弟於二兄愛
之切故望之深義在納誨不敢為遜辭讚嘆言雖蕪
拙其義則有稽幸勿以人廢言力闇曰弟謹以作終
身韋弦之佩但見贈蘭兄語深切著明不特為蘭兄
對症之藥而弟亦讀之悚然更望作一小幅不必佳
紙但重吾兄手蹟俾得粘之座右觸目警心念茲在

茲庶幾稍有進益則拜兄之賜更大矣即弟亦頗於
威重二字有缺余曰古云有諸己而後求諸人若是
則己所不能者終不可以責之於友乎請諸兄明教
之蘭公曰箴規見古人之誼但必繼以謹辭則循涉
世情也余曰此是泛論道理力闇曰即使識如尊教
則亦當不以人廢言況以兄之識中形外者耶余曰
有諸己求諸人恐與責善相將之義并行而不悖若
以己不能而終不可以責諸人則不幾於交相瘉乎
恐責乎人而已亦因此而自勉乃不悖古義未知如
何力闇曰今時能以古義相勗者寥寥矣即若諸己
而能作爾語者亦少吾兄自以謂無諸己而責諸人

弟則以為兄固有諸已而求諸人者也此段不必多
譏起潛曰総是責善二字盡之原不必論有無平仲
謂力闇曰頃惠養盧記可謂擲地作金石聲然東方
邦禁至嚴酒之一字初不行於國中將奈何力闇曰
然則另撰一篇諱却酒字耶酒亦何必諱論語言酒
不一然則孔子非耶平仲曰嗜酒之酒字不必改飲
酒之酒決不可力闇曰文章波瀾不無假借以此說
來頗少有興趣今早陸兄亦獨賞此段去之似減風
味起潛曰不言邦禁但以近止酒為言何如平仲曰
止酒二字非老實矣起潛曰然則無可如何矣力闇
曰金兄嗜飲而邦禁如此之嚴何以過日耶平仲曰

生不如死矣起潛大笑曰酒鬼一座大笑又曰我亦欲東遊如此我以東海為白蓮社矣力闇曰金兄必屢屢潛飲者吾將出首故以記文揚其惡矣諸人皆笑蘭公曰前日弟札云只用管仲之罷今日請用管仲如何平仲曰非但管仲之罷雖蠡管之用無可奈何又曰拘於邦禁自挫風味可悲矣起潛曰洪兄涓滴不近口耶余曰素不飲非徒守禁起潛曰然則并惡人飲耶余曰我自不飲何可惡人飲酒也直惡不顧邦禁者耳諸人皆笑起潛曰作離騷者存自獨醒蘭公曰今日潛飲如何平仲曰洪兄每戒之故洪兄在坐不敢言酒今日則洪兄亦無奈我何矣余曰今

日之會無酒不可以為歡雖有邦禁既在疆域之外
亦或有從權之道於金兄則雖不必勸之飲亦不欲
挽而沮之矣又笑曰酒果易亂人如令一醉餕餘則
幸矣諸人皆笑起潛曰如此許之飲矣飲後見三大
人無妨否余曰有天下奇會當以天下奇事應之何
可執一論蘭公曰歡伯至矣請停筆墨遂設蔬果及
肉湯數器于卓各置小鍾于前僕人煖酒而斟之起
潛曰金兄能飲幾何而醉余曰他戶頗寬但數鍾亦
醉多發狂言平仲曰其狂不可及起潛曰次公不飲
而狂何必酒平仲曰不飲而狂飲後反不狂矣此時
各以小鍾隨飲隨斟蘭公親執一鍾勸余曰請飲三

盃不敢多勸余曰弟則素不飲矣不必强之且但識酒中趣何必盃中物諸人飲酒必呼茶代之曰以茶代酒弟之風流掃地盡矣皆笑力闇曰前日書久未答終當有以報之小序決不可廢朱子於詩註實多踳駁不敢從同也蘭公曰朱子廢小序多本鄭漁仲余曰弟則於小序不敢蹈襲前言亦敢掩護朱子着其言儘無據起潛曰老弟宗朱極是然廢小序必不能强解也蘭公曰即如白駒之詩嘉客猶逍遙也朱子註如此類極多果是耶余曰訓詁諒有餘憾終不掩其大體之好起潛曰此事甚少然此類甚多即以小序論之馬端臨詆朱不遺餘力其言甚辨以鄙意

論之小序去古不遠似有所本古人師授一脈相傳如齊魯韓三家各有所本其實分道揚鑣當時存之學宮俱不廢此不特見古人尊經亦是信而傳信疑以傳疑之意而朱子斷以己意始廢小序其實他處宗小序頗多獨于鄭衛則據鄭聲淫一語遂并置爲淫詩聲淫非詩淫昔人已辨之矣如以爲淫則夫子删詩存以教人譬之父兄師長欲教人以不淫乃臚列其人其事以爲某也[illegible]是之淫〻者之語如是其有情則已不復成莊語矣雖僮僕亦應笑之曾謂聖人而如是乎且即以淫詩則不特伯叔君子與狂童狂且一例無別而既是君子等語反不若吉士誘之

具舒而究々云々亦何異於後世詞曲所謂情々冥
冥潛々等々者而必以為被文王之化而必奪彼與
此耶則其說先已不可通矣鄙意朱子注書甚多或
不無門人手作則有小序無小序或不足為朱子輕
重可耳蘭公曰朱子詩注多云未詳又即存詩畧添
一二虛字便算是注如必以朱子自注者恐欲宗朱
而反有累于朱也又曰南有喬木之注云非復前日
之可求矣試問前日之求有何別耶又曰朱子豈不
是者詩注恐出於門人之作力闇曰弟年十二三時
讀至葛覃詩注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于其上也不
覺大笑此詩三句一段萋々喈々則黃鳥自鳴于

灌木之上耳于葛藟何預此雖其細已甚然亦見其
非出于朱子之手矣此說從来無人說及只鄙人以
爲不然矣又八月剥棗十月穫稻二句朱子音棗爲
走叶稻爲徒口反而不知棗稻一韻酒壽一韻即欲
叶韵則酒壽獨不可讀若湫濤乎經中音切多誤不
可枚舉此决爲朱子門人手筆或晚年未定之本非
如學庸語孟之爲鐵板注疏也必以其爲朱子而如
手足之護頭目遂無一語之敢議亦過矣自明迄今
大儒代有皆以爲漢人去古未遠皆尊小序不容朱
子一人起而廢之凡屬鄭衛之詩槩指爲淫奔之詩
而不知鄭衛之淫者其音也而非詩也此類辨甚多

一時不能記憶惟高明詳察余曰此不可以口舌爭
請歸而詳覽諸教或有妥見當以奉復也皆曰善此
時酒行已十餘鍾矣平仲蜚詩令分韵余曰第不能
詩且不飲酒者不必入於詩令平仲見起潛飲酒曰
豪哉起潛曰於此而不用吾飲惡乎用吾飲時諸人
皆以小鍾獨於平仲以大椀勸之平仲不辭一飲而
盡起潛曰太速余曰東方飲法自來如此不如中國
之約謹起潛曰一飲而盡甚易能不出而哇之否又
曰我亦欲一豪力庳二人只作不知可惡二人大笑
以大椀滿斟而進之起潛亦一飲而盡曰何如余曰
將與之角勝耶起潛曰為歡耳今日之飲吾生平上

不多得也平仲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力闇曰何謂
平仲曰顧雍性嚴不飲酒力闇曰湛軒可謂時中之
聖也時諸人皆醉矣余亦笑曰聖則吾不能起潛指
時中云〻曰太過又曰賢者在聖人之世其仲弓夫
子之流歟余亦笑而不語平仲謂力闇曰見君之杯
可謂翺翔于蓬蒿之間矣何必用管仲之器或曰儉
孔子曰不知禮力闇笑曰我于管仲有何愛〻晃齋
桓一口吞盖取桓以之名也起潛曰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其為器也塞于天地之間力闇曰我只求早發
不顧晩成盖取大器晩成之語平仲曰我則能大能
小所謂君子不器起潛曰狂語不須刪此樂可忘死

小大亦不拘能器吾許汝平仲曰所以吾不器君則爭大小起潜曰大小且莫爭只要不亂好聖人學一半止無量罷了力闇曰樂極平仲曰此樂莫為醒者傳起潜曰聖人惟酒無量未及亂即此便是聖人此事并不由勉強故云天縱平仲曰雖無聖人語我本不及亂又曰正聲何茫茫力闇曰邪語方滚滚蘭公繼曰酒氣實在香力老殊荒唐時又以燒酒繼之力闇蘭公十餘鍾後不復飲惟起潜與平仲痛飲不已起潜益豪放平仲已亂矣諸人解衣盤礴傍若無人一言之發滿坐皆笑起潜曰今日不意竟有如此狀聚昨日之書便如夢中語矣始信天下事不可以意

逆也任天而動必有得意處何如余笑曰萬事分皆定浮生空自忙此時平仲頗不省事余言于諸人請愛人以德遂撤去盃酌平仲曰樂已極矣更以請誨嘉言以畢其樂何如蘭公曰曲終奏雅起潛曰子靜於尊德性居多某却於道問學居多朱意如是又曰朱陸分尊德性道問學原本朱子後人務尊朱而攻陸偏者當日朱陸必無如此門戶見解余曰愚未見陸集未知其學之淺深不敢妄論惟朱子之學則窮以中正無偏真是孔孟正脉子靜如真有差異則後學之公論無怪其擯斥而但名為宗朱者多偏於問學終歸於訓詁末學反不如宗陸之用功於內猶有

所得也此最可畏耳起潛曰我不知學於二家之學亦并未深究但看後世宗朱宗陸紛紜議論全是血氣而陸之後為陽明其事功炫赫絶非空虛之事而人必詆之為禪其不為禪者乃絶無所表見以外之事功而驗中之所得良知亦未可盡非也得兄之言至為持平心服矣余曰歸而思之當看以反復也是時平仲脫帽解帶攘臂揮筆語無頭緒余累次催歸而反以戲言加之詈不閱聽起潛知余催歸謂余曰老弟太不達情何如是急也時日已晩矣余曰太晩吾輩生事可慮請止酬酢起潛亦笑而不應不得已與力闇蘭公少坐于椅上收拾篠飲詩稿綃画及談

草力闇指贈蘭公語更書一幅云〻曰此事许之否
余笑曰此文具耳似不必屑〻爾力闇又懇請不已
蘭公向余有言余不能解聽乃書于卓曰盛德君子
余曰謂誰蘭公笑而指余〻曰兄輩愚美人如倡優
可乎蘭公掉頭曰不是不是又書曰賢者余又掉頭
蘭公又書曰然則金兄狂者兄狷者余笑曰也罷了
兩君皆笑余扶平仲而出兩君與起潛送于门又相
笑讙歡聲如雷時店内觀者頗多莫不大笑余扶平
仲登車而歸
二十四日送伻以花箋一束墨五笏扇三把與篠飲
書曰

大容再拜上篠飲先生足下容十年前遇爲美命術者以爲鄙運於丙戌乃大亨當登科甲踐榮途某云余才拙矣業疎矣且骯髒抹擻不堪隨世俯仰科甲榮途非余志也術者言運者天之命也不受命必有奇禍以反之不然有大快樂事亦可以當之某雖談〻而殊不以爲信然及其隨貢使入中國忽思術者言大快樂事者非虛語也乃渡江以西山川慶厲風沙接天酒市飯店人物庸蠢且數千里馳驅之勞滿目悲酸如醉如噎則反負心失圖以爲術者所謂奇禍者或可以當之及其遭逢二兄披肝瀝膈證交丁寧則所謂奇禍者復變

為快樂以為左道小技亦或有可觀者焉乃昨日又曰二兄獲拜吾篠飲老兄則開懷善笑有德者言軒豁磊落之氣呈露于盃樽談謔之間於是乎矍然大悟以為術者之意其在斯歟使我登科甲踐榮途果如術者之言其頭出頭沒於名場宦海之間是亦可哀也已曷足為大快樂事耶嗚呼昨日之事快哉樂哉所謂奇禍此可以禳之矣所謂科甲所謂榮途從此而可以魚相忘於江湖矣雖然歸程有限別離之苦有足以腐心而裂腸則謂之奇禍也亦近之奈何奈何曰此而窮有請焉頃於兩兄得文與詩將以賁飾荒廬下國鄙生榮幸

極矣但其渾儀之制頗費心力願得大匠一言以
重其事今幸遇吾老兄當世大匠非老兄而誰哉
且濫承謬愛許之以弟想不以一揮灑之勞而終
孤此望也謹呈其記事小草此是在東國時草成
其中想多全不了解處忙未點改諒之其亭廬之
制頃於二兄畧有記送取覽望也不備

其
籠水閣渾天儀記事曰

歲己卯秋自錦城作瑞石之遊歷訪羅石塘景績
于同福勿染亭下石塘南國之奇士隱居好古年
已七十餘見其手造候鐘出於西士遺法而制作
精緻有足以奪天功者余奇其才思之巧與之語

移時如龍尾恒升水庫水磨之類靡不研究俱得其妙終言機衡渾天之制有朱門遺法而微言未著後人靡所考證乃敢闕起補缺參以西學仰觀俯思殆數歲而畧有成法家貧無力不能辦功役之費以成其志云蓋渾天之制余未嘗有意焉而未得其要陶山退翁之作華陽尤門之制皆壞傷疎略無足徵焉於是喜石塘之有才能大其用而使古聖人法象將湊傳於世焉則明年首夏邀致石塘于錦城府中廣費材力傍招奇技巧匠再閱年而畧成但其度數頗有錯誤器物或多冗碎乃以己意捨煩就簡務合乾象又取候鐘之制而頗

加增損互激牙輪使之日夜隨天轉運各得其道
又閱年而畢焉石塘之门人有安生處仁者其精
思巧手深得石塘之學焉是役也名物度裁槩出
於石塘之意而制作之巧多成於安生之手也
其制為内外兩層居外者鍊鐵為三環相結如六
合之制其平置者為地平規周表二十四位及四
時日道長短下承以十字機居内者亦為三環如
三辰之制而南北設軸而貫之其横立一環表周
天宿度是為赤道別設一環為三百六十五牙斜
置儀内是為黄道上附太陽真象設機使日移一
牙右旋三百六十五日而一周天又設一環為一

百一十四牙置黃道之內上附太陰真象亦設機
使日移四牙右旋二十八日強而一周天所以星
之昏中日之短永月之晦朔弦望於是乎可考中
置平鐵板刻山河摠畵所以象地之在中也
內儀之外中北極而設一環爲三百五十九牙別
設機輪於儀之北置小長軸設十五小牙輪於其
端納于北極之環以牽轉之三辰運行之妙專在
於是焉地板之外置一環周表分刻隨太陽而考
其時機輪之上有報刻之鐘
內儀之上始將以銅絲結網懸珠而象星宿則三
辰之真象可以全備而以太涉炫燿始闕之別設

一儀兩層如原制糊紙虛中而正圓中分之合于內儀之上而固其縫成鷄卯之形上圖周天星宿及黃赤日月之道貫北極之環自轉之法十字之機皆同原儀此制雖無日月之真象而星宿度數瞭然可考又原儀之所不及也

渾儀既成輸置之湖庄堂室隘陋且未可褻而污之乃於齋舍之南新鑿方沼引水灌之中築圜島上建小閣并兩儀及新得西洋候鍾而藏之取老杜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之句而命貫閣曰籠水沼有蓮有魚傍植松菊雜卉齋舍茅簷竹檻飄然在其北頗有幽居勝賞云尔

其與力闇蘭公書曰
昨日或醉以酒或飽以德陶陶焉囂囂焉歸来充
然如有得也嗚呼安得脫灑世坂打破凝疑與諸
兄携手曳杖逍遥於古松流水之間或前呈空帖
如間得陸兄染毫則尤妙但此種種奉煩殆令人
瘦於奔命甚悚此則終未免於細心也世情也氣
質之難化有如是夫不宣
伻回條飲答書曰
飛頓首上湛軒老兄先生足下飛淪落不遇偶與
人相稱自問百無一能久已無志名途去夏六月
始為師長督迫朋友牽率乃以白腹應試不意倖

售此行隨例詐偕亦并無餘冀何幸得遇二公傾倒平生未有之奇是去秋之望外皆為今日萍合作緣天欲爲我等相隔數千里之人聯絡湊合至費如許經營天於我運厚矣即使別後相思不見酸鼻裂腸皆此生難得之事他人畢生不易妄冀之事使飛此後所遭奇福盡如此則甘心受之雖有巫祝必不顧為我禱禳也未識尊意然否八景已從力闇得觀大略渾儀事飛坐井中不足仰窺既辱相委當竭力為之或詩或記容酌商之力闇秋庫以應但向學淺薄不足以發揮第一絕大製作不責其荒陋可耳承賜多品謝謝昨所作書今

附繳上檢入是荷惘〻之懷二十六日續畫不戢

蘭公答書曰

昨歸舘後萬安爲念頃札来見渾儀制度可謂心
羅列宿者所謂羅生亦復奇人其人未審能詩否
如有所作乞示一二首以備记載如何廿六之期
不遠相思稍慰

二十五日送伻典篠飲書曰

昨承覆翰雙聲奉讀仰認玉誼顧此菲薄益增悚
戲五幅畫竟下漏三鼓雖其才高手熟餘力恢恢
而數千里撼頓忘倦至此窃念其急於仁民識篤
懇惻求之古人蓋亦罕儔惜乎如弟愚陋實〻無足

以當此意也至於相見相思之語抑揚反覆語愈深而意愈切以老兄之豪俊清通於世情庸瑣宜無足以經於心者而獨於此纏綿繾綣擺脫不得此曷故焉實令人求其說而不得也嗚呼受非常之賜於人者當以非常之報應之顧余倥倥將何以為報哉只有中心藏之佩服嘉訓庶不為大奸惡人以辱吾老兄知人之明而已覆諭中頭辭云云益見老兄所安之在此而所樂之不在彼也不如是則此雖海外陋夷亦何足以望風承奉崇其隆交而幸其附驥也哉託文幸此俯諒不勝嗚感都在明日就叙不宣

與蘭公力闇書曰

羅生儘奇士志尚昭朗不特才思之巧而已特其詩文無一訛得以傳大方可歎當其同事渾儀也年已七十餘矣儀成而即病死說者謂渾儀為之祟可見良工之苦心矣明當就叙都在默會

伻回篠飲書曰

辱手教拜悉種々札尾數語入骨當鐫之心版老弟之所以愛我者至矣盡矣知已天涯無以踰此感々頃承諸公辱貺卻之不恭謹拜領此刻緣他出以致久稽使者悤々不暇羅縷懇各為我致謝明日容當另作肅覆鳴謝所托渾儀記已有草創

羅君當叙入稍志景慕也率覆不備

二十六日與平仲早食待门開即出至則篠飲力闊出迎皆笑容可掬入就坐余曰蘭兄何以不在力闊曰他夜宿他處未還余曰弟等初一起身再來未可必今日恐是長别潘兄如不可早歸豈不悵惜力闊指長别云〻曰此句不忍看又曰潘兄原说昨日必歸至晚忽来復云要待明日看来今日渠知二兄必来萬無不早歸之理而此刻未至殊為詫異又曰湛軒来書纏綿悱惻意味無窮而弟等大約塵務倥傯之時以致奉荅之書多不得長只因尊僕在前立刻寫就卒不得一從容時候以盡生平之懷今當長别

必擬作一書奉寄如何余曰甚好篠飲以記草示之
略有商確之語余曰此儀不用激水之制而記以水
為言雖若失實本制既用激水以此説去亦似無妨
起潛曰然則運之若何余曰記事中已畧及之此即
自鳴鐘牙輪互激之制比激水甚簡要起潛乃於其
下更添數十字略云不待水而運之妙合天道孰主
張是云云余曰此以記之本體言之則當備叙其事
實及儀之機軸今此文大抵脱畧且以水喻道初非
専以激水言以此終之似近突兀且言水一段頗失
生氣不必添之也起潛又盡去言水一段而以牙輪
云云終之曰既非激水終未免失實余曰此等文體

亦當有之且言水一段文氣甚健棄之可惜起潛領
之余謂力闇曰請訴鄙悃弟於兄欽仰非不切不敢
爲一毫讚歎語乃將以友道自處也惟兄於弟多以
不倫之語加之如時中純粹等字此何等題目而遽
以此稱之是兄不是相處以友乃以此爲眼前一玩
戲之物此豈所望於吾兄者耶且騷體不減屈宋云
者君子樞機之發恐不當若是率爾也如何力闇曰
在弟眼中心中只覺得吾兄無一毫欠缺事〻恰好
故不覺以時中二字嘆之耳亦不合此二字古來曾
加于孔子則爲不倫矣而其實時中亦有大小此時
吾兄事〻適宜亦何不可謂之時中乎屈宋云〻此

實中心之語樞機云云謹奉教又曰亦秪是習氣未
除耳今聞命矣余曰輯柔爾顏何可以此論人若兄
不以爲玩戲則是溺於人而阿所好也且知之過知
之不及均非知己又有一言見人之好處只當中心
藏之而已對面讚歎恐淪胥爲面諛如何力闇曰即
如許金兄飲酒一事可謂不激不隨蓋吾兄自處則
壁立千仞而又不強人從我展轉思之實是可愛可
敬如弟不出于中心而爲面諛即非人類矣若云中
心藏之則弟之淺露所謂不啻若自其口出而今而
後亦斷不敢爲已甚之言矣又曰老兄事事總有分
寸弟不覺又要面諛余曰不挽金兄飲酒弟實愧不

能愛人以德兄言如是豈不及易地而思之乎余謂
力闇曰蘭兄爲人甚可愛但其人少壽法好色甚兄
須隨事提掇勿令至浪蕩也力闇曰誠如兄言且其
輩心飄忽可悶又曰前兄一長札淋漓感慨惜爲潘
兄所藏不得時時捧讀悲哉相逢如此好人不得長
聚頃之蘭公始歸起潛謂平仲曰日前醉得如何平
仲曰不禁送興大醉而歸獲罪於大人今茲復飲是
永作蕩法之人今日幸勿勸我一盃酒力闇曰不可
不飲但弟等已立定限制決不多勸老兄致醉可耳
只許用管仲之器乎仲曰太學助教張元觀先生知
之乎皆曰不知也平仲曰亦浙江温州人力闇曰宜

其不知也獘省十一府杭嘉興湖州寧波紹興金華衢州嚴州温州台州處州杭嘉湖謂之下三府其地多秀民寧紹等謂之上八府其地多山風俗椎魯今則寧紹亦多人物而其餘六府則人物少矣今則謂之上六府云蘭公曰杭州且無人物何論他方擲筆冷笑而去蘭公曰昨在北城聞國朝衣冠之制謹以奉示太宗文皇帝時有儒臣達海庫爾纏奏請衣服從漢人之制太宗諭曰非朕不納諫試為比喻如效漢習寬衣大袖將待人割肉而後食乎如遇勇士將何以禦之乎人稱滿州人云立着不動搖上陣不回頭為天下無敵若效漢習諸事便怠惰忘騎射少淳

朴失禮度子孫當謹懍之是以我朝聖〻相傳不效漢人衣制也達海稱神人此作滿州字者年二十一早死平仲曰今將永別吾四人不可無詩而洪兄必欲終日打話然則談話可乎談話之間亦以詩乎力闇曰談與詩原不兩妨一面作詩一面談話起潛曰能者幷行不悖不能者詩則不談〻則不詩平仲謂力闇曰先出題力闇曰城南寓廬話別分韵如何平仲曰洪友見識超邁以故不作詩可惜罰之如何力闇曰將何罰之余笑曰請行遣于東海上皆大笑力闇謂平仲曰竟請先成而弟等奉次如何平仲曰兄欲歸弟於極妄愚何也力闇曰然則如何分韵平仲

曰如向日例四人各出一韵力閣曰請書一字平仲書行字起潛書城字力閣書聲字曰五律耶平仲曰若洪兄呼之則可成七律而洪兄之意姑未可知余曰人各有短長使弟談經論學則或有寸長可以奉陪終日詩則實不能也顧諸君亦何必強之以其所短耶又曰不飲酒不作詩弟之平生所恨而於今日則尤甚焉天下無詩與酒則已既有詩與酒則遇今日之會不飲今日之酒不作今日之詩是成何等頑蠢耶諸人皆笑又曰詩者識人事之不可闕者也伊川之不作詩恐亦太拘不若朱子之地負海涵也況無伊川之德而又欲之而不能者耶蘭公曰兄乃不

作詩不必多言余曰頃教小序云〻畧有奉荅而詩令方嚴恐作敘風景如何諸人皆笑蘭公曰小序亦詩事余曰素不閑於文字所荅太涉支離且遣辭之際頗有觸犯然亦質問之不得不爾起潛曰辨者必求其明余乃出而示之起潛與諸人讀之曰

陽明間世豪傑之士也愚嘗讀其書心服其人以為九原可作必為之執鞭矣其良知之學亦是窮高極深卓有實得非後世能言之士所可彷彿也且陽明何嘗無道問學之功哉求道而不道問學是目不識丁者靜坐攝心可以為聖為賢豈有是理責陽明以專尊德性亦非原情定罪之論矣惟

其言太高功太簡自痦自喜歎美光景恍惚如空中之樓閣可望而不可親可喜而不可學必將好運欲速倒行逆施淪胥為蔥嶺而不自覺也若其事功之炫爀乃其實得之餘波雖然此何足為陽明之能事陽明平日與門人言未嘗及平藩事其微意可見今若以此而尊陽明則使陽明有知恐不許之以知我也且謂人必詆之為禪而其不為禪者乃絕無表見云則陽明以後名為朱學而其能實見得而明庶物者恐無陽明之對手其謂之無表見亦可矣若以事功而言則後世儒者多窮而獨善雖有才具將安所施乎且義理天下之公

人〻猶以言之但問其言之是非可也其人之淺深不必論也如孔门五尺之童羞稱五霸豈其五尺之童其才與德皆強似五霸耶

以詩注爲非成於朱子則此其於詩義之得失姑舍之其文章辭理明白渾融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者未知朱子以後有可以爲此者乎且潛竊師古以售己書此其惡甚於穿竊朱门末學大義雖乖而汚不至於穿窬也且朱子亦當世之大儒也其經書集注非惟及门者皆知之天下讀書者家傳而世守之其昭〻乎有自來矣設有奸宄之輩欲妄托以欺世其可得乎此則必不然之理也

如果以詩注為非則直歸之朱子之誤解豈非光明直截乎何必掩互為且陽扶陰抑先病我心術耶

馬端臨書未曾見之不敢為說而以朱子廢小序為非尊經則凡於諸注皆可云然何獨小序耶且朱子既以舊說為非則只自成一說思以喩世而傳後而已其舊說亦未嘗焚之裂之以售己說之行乎世則傳信傳疑之義於朱子有何所損乎小序之去古未遠似有所本愚見始亦如是及其得小序而讀之則適見其附會穿鑿全沒意義然後乃以為朱子之功於詩為大也此則彼此皆有

先入雖欲舍已從人不可取必於立談之間也
聲音非詩音昔人之辨亦未曾見但其俗淫則其
聲淫其聲淫則其詩亦淫矣此必然之理也況古
所謂詩者皆詞曲也被之管絃合奏而齊唱則聲
與詩之介而二之恐亦未安

若謂夫子刪詩〻不可有淫云則懲創感發是朱
子說也固不足引以為說如春秋經世之書而亦
善惡俱存中有主而善觀之則何莫非教也且國
風十五淫詩過半雖如小序之強為之說終恐說
不去也

伯叔君子與狂童狂且一例無別云則恐此益為

淫詩之證其謔浪笑傲抑揚調戲之狀真箇有聲画也

野有死麕明是淫辭愚竊嘗疑集注之近於附會正與尊意不謀而同矣但鄭風變風也猶不可以參以淫詩況此召南正風也尊說乃比之於悄々冥々而斷以淫詩其為朱注之誤則得矣其於夫子刪詩之義何哉

葛覃章云々三句一段吾東亦如是看但以黃鳥之鳴于其上而不覺大笑則豈以其字作葛葉看耶集于灌木經文自在義以為鳴於葛葉之上則童子亦知其非矣朱子雖有誤解豈其背經義是

之甚乎鄙見則葛覃施谷而灌木爲高鳴于灌木
豈非葛覃之上乎且此詩既以葛爲主故觧之如
此〻等處不以辭害義而活看之可矣
棗稻叶韻東國字學〻妄傳愚亦未觧不敢强爲之
說
以經中音切多誤謂之未年未定之論則此實不
易之言但決之以門人手筆則不敢聞命已有前
說矣
無一語之敢議云〻此鄉愿之道也朱子之賊也
過矣二字亦其太怒矣但古人云不敢自信而信
其師亦不可遷以已意作爲鐵板而擯斥其說不

少顾藉也
其多云未详略添虚字云云鄭見則多云未詳乃
朱注之不可及處夫生乎數千百年之後而解千
數百年之書欲其句句無疑得乎此雖以周公之
才藝孔子之天縱必不可及矣與其強解而附會
曷若傳疑而歸之未詳乎此則盛見恐誤矣若以
略添虚字為非則注中釋興詩多以則矣二字點
綴説去豈非謂此等處耶愚則嘗以此為朱子之
善於注釋而仰而歎之人見之不同類如是矣孔
子非善於注經者乎其於蒸民詩曰有物必有則
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試看此釋有何實字乎

添一二虛字其義亦有不明者乎詩注之疑誤於鄙見亦不勝其多且於大旨直斷以為某人作者亦不敢信得及矣但依其言而讀之於文甚順於義無害則亦聊以諷誦之懲感之要益於己而已如是則直謂之朱子詩可矣其於詩人之本義或得或失則姑置而不論亦可矣惟於小序則愚誠鄙外之以為朱子之釋經何莫非善而惟易之斷以筮占詩之掃去小序為其最得意處而大有功於聖門矣及閱先輩之論不覺爽然而自失矣

着畢蘭公曰小序原不可廢若以詩注謂非門人手

筆則欲護朱子而反以累朱子也余笑而不答力闇見蘭公語即曰童子佩鑴小序謂譏衛惠公之詩朱子非之何也又曰辨語甚當惟小序事不敢爲同余曰何可爲同也但彼此虛心更詳之可也惟尊經學古之義宜汲々乎其大同也至於文義之出入雖終身不合亦何傷乎言々而求其合事々而求其同友道之大病而交道之不能保其終也力闇甚喜起潛曰論陽明先生極是以朱子詩注不必附會出自门人亦極是事只論是非若朱子可作使其果有不是必不力護其説且無煩強爲解嘲歸過门人心術一言尤極正大心服心服至於詩注只就白文增一二

力闇持余書走炕下大卓與起潛聚首讀之往々擊卓高聲喜色溢發幾至手舞足蹈蘭公從背後胡乱讀之疾來作此語力闇後至以佩鑴譏之蘭公亦微笑無幾微色

字説詩本有此法引孟子蒸民云〻極確論其切韻
一段亦無関理要不足為朱子軽重不辨可也唯慶
小序一節則于心實有不安不敢同教鄙意以舒而
究〻等語譬之悄〻冥〻潜〻等〻不過是欲明説
詩之道不以文害辭之意原非以此等語為有渉淫
褻也狂且狡童人皆知其非美名而君子二字則非
美惡混稱出之他國則正出之鄭人即淫必無此理
且當日七子賦詩鷄鳴蔓草公然施之讌會不幾於
自述其本國之惡俗而宣揚其醜乎至於淫詩如鶉
奔則伯有来床第之譏可見淫是有淫詩不可一例
也唯有小序始覺當日所指何人所指何事雖不必

一〻盡確而傳信傳疑尚可得一二如朱子之注鄭詩一則曰淫者再則曰淫婦直可一筆寫去則古人說詩其他正風亦只須曰此忠臣之詩此孝子之詩此好賢之詩其亦太易矣揔之小序不當廢歷來儒者辨之甚多正不必為朱子護也余曰東國知止有朱注未知其他弟之所陳亦豈敢自以為不易之論耶至於小序一讀而棄之不復精究當於歸後更熟看之如有新得謹當筆之於書以俟反覆也諸人皆有喜色起潛曰我等亦當再細玩朱注淫婦等語亦不必細玩恐涉牽甬余曰大抵看書最患先入為主所以終身無覺悟之時此弟之所深以為戒願諸兄

亦於此加意焉起潛问國朝未入關時東方被兵事蹟余別以小紙書前後大槩并入清陰三學士李士龍事而示之諸人看畢皆愀然無語余即裂去其紙蘭公即以三學士姓名藏之篋中余问九王及龍馬二將事皆全然不知曰距京絶遠國初事皆不得知余笑曰反不如吾輩也諸人皆笑盖真不知也非諱之也此時亦多酬酢而隨書隨裂故不能記余謂起潛曰老兄草堂閑居恒有何業起潛曰筆畊心織余曰語簡而太奇諸人皆笑此時平仲做出一篇文以贈諸人大意以驕字爲戒諸人見畢起潛曰不講學人真道學語語切實沈痛當奉作玉律金科但以我

為德人大謬大謬是欲啓我以驕也平仲曰起潛成
德之後實非大謬豈有起潛而驕人者哉然覽此言
亦或不能無助也力闇曰金兄毓嶷豪邁之人而深
心涉世之言復如此周到懇切賢者真不可測歸舘
復書惠三紙萬勿遺忘平仲曰既已領會何必更書
力闇曰一時領會久亦易忘不若時時得睹手蹟之
為佳也平仲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第自顧其身無
非為病而言人之過則揚眉吐氣傍若無人極可笑
兄如知弟之病示針砭也蘭公曰教弟處真是良藥
至於吾兄更無他可議處惟是邊幅宜略修耳力闇
曰弟無可效忠于吾老兄惟稍精細為佳大抵豪爽

人多疎忽蘭公曰驕人乃不敢然輕忽人誠有之聞教後當痛改也此時陳肴果又進酒平仲略辭之連飲數盃余頗責之諸人皆會其意而笑起潛笑曰金兄不堪洪兄訶斥其嬿媚之態極可愛余曰酒實尤物起潛曰飲酒男女聖人不禁余曰金兄來時約以不飲到此不禁其嗜性所以謂之尤物他前日幾至生事切勿更勸起潛笑曰酒是先生餧女為君子儒時蘭公脫上衣盥濯于前服飾極其鮮華澡洗極其修潔余謂蘭公曰兄多婦人嬿媚之態少丈夫磊落之氣須另戒之蘭公曰誠如君言余曰兄前日多作好色語頃已奉效而須深戒之蘭公曰平生未嘗二

色然寡欲甚難余曰孰不以為難只用心於寡之又
寡而已蘭公曰血氣未定情欲失宜此最是病幸平
素未嘗有所遇耳此後益當戒之然難自信也余曰
人道無他説惟善聞過而能改之者終得之自是己
見好人佞我其歸於小人而已蘭公曰極是余曰為
此言者亦其聞過也其心之喜終不若聞譽之樂恐
我亦終不免為小人也蘭公曰此切實為己之學之
語兄真不可及弟好人譽而聞過亦凜然但少頃即
縱此最大病余曰此真切内省之語蘭公曰弟生平
無他過惡便是慢易人舉動輕忽及好色耳聞教復
當痛自改悔也好色大難余曰難則難矣任之則當

作何如人蘭公曰任則何敢制則信難力闇曰弟則有一病達心而懦有所惡于人微諷之而使之自悟也不悟則懣矣有所欲于人微露之而使之自解也不解則懟矣我已胷中自生荊棘而彼方泄泄然處于無事之天也苦極苦極以此思君子舉動固不貴于激烈亦無取于蓄縮也此將以何術救之余曰只易懣懟二字改以兩已字如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無往而不自得焉力闇即以兩已字改書而甚喜曰學必講而後明安得吾湛軒者朝夕為之監史哉今當終古不復見之為之一慟此時客至續續諸人皆更替應酬余謂起潛曰荷風竹露草堂詩尊稿不見

此何也起潛曰我冩詩出来即書以示其詩曰

我年未三十生理常苦艱始識為口忙已饜行路難老親年七十矣以具盘餐出愧負米樂入慚奉檄歡空餘旅舍夢几〻戀鄉關貧士為孤雲何能棲舊山

荏苒逾十載風樹盈悲噎几〻息短翮破屋三楹餘前庭植叢篠没軒面芙蕖其旁有隙地稍足蒔葵蔬雖耨吾廬幽但惜非故居豈不願富貴蹭蹬命固殊丁寧屬兒子且復事詩書

余看畢曰陶柳詩格蘇米筆法起潛笑蘭公曰聞奉勅海東皆用滿人果然耶余曰間漢人亦出去但令

兄輩奉使来東其會面之非便十倍於今日從此永別之外無他策矣起潛曰如此尊大國耶抑防閑存國耶余曰兩意俱存此時又客來起潛出應之蘭公曰如使者欲請見則如何余曰雖班荊路次豈無一會期哉但弟不願此也力闇指不願云云曰此句未明余不答又曰此何意余又笑而不言蘭公曰畏國耶余曰非也力闇曰空然一見不如不見之意余又笑曰亦非也蘭公曰豈見天使必尊禮耶余曰亦非也兩人頗疑之蘭公曰弟輩欲東亦妄想耳蘭公又出應客力闇又向余問前語何意余曰只願兄要作好人不要作好官力闇曰即昨與陸兄札後語余曰

然使兄爲容風塵出沒名場雖因此相逢只有見面之慰而大違期望之意弟之於吾兄實有此至情於蘭兄則恐言之無益不必責之以所不可從耳是以贈蘭兄語多從出世上説去力闢曰與陸兄札弟閲之甚爲感激方與陸兄對語約無忘今日之言兄贈蘭兄前日之語切中膏肓恐其病已痼不受藥耳又曰弟欲吾兄再寫小紙見贈作座右銘此泛語也好人好語終身對之可作針砭不必以爲既贈某人之語決不可以移贈某人而以弟爲悠悠泛泛之談而終罔之也如不寫此語亦可或有他語尤感也弟實是肯受教之人幸勿鄙棄只自愧土壤細流無可仰

答高深耳余曰寫呈有何難事但吾兄終無真切教
誨於我是以弟爲不虛受者耳力闇曰此可立誓弟
資質庸下其中實無所有何可虛而爲盈將欲何語
仰酬耶卽有所言亦常談耳豈如吾兄之能爲弟寧
頂門一針耶且弟輩缺失處甚多不可不箴規以見
古人風義而吾兄則但見其粹然無疵更將何語見
規耶此固不必投桃報李也余指資質庸下云云曰
弟之才識高於兄耶指虛而爲盈曰弟則實若虛耶
指常談云云曰弟有何別語耶指粹然無疵云云曰
此聖人然後能之且設令聖人亦豈可無箴規語又
曰鄙夷我也不必多談力闇曰前日已有言矣豈戲

耶弟生平守不妄語戒雖不能盡然〻亦何至浪發誓語耶若有誑言前程不吉兆弟語耶余曰於弟則恐不守戒者多矣蘭公曰介而能和寬則得衆八字奉贈力闇曰湛軒如内外不符言行不顧則弟亦妄從知之矣余曰弟實兆過謹且金兄在此謂之惡小人則過矣但言過其實則然矣蘭公駭詫謂平仲曰以君子謂惡小人金兄病心耶余曰兆也此以金兄立訂之言兆金兄謂我小人也皆笑力闇曰然則弟徒觀其表耳徒閲其言耳觀其表未窺其内閲其言未察其行則以為粹然無疵也亦宜蘭公又曰吾兄人品實是大儒弟不但不能知高深并實于學問云

云書未畢余奪而塗抹之曰此等浮實之言無益於
彼此而徒取笑於人括囊可也蘭公謂余曰愛吾廬
幽居勝致恨不一登共賞也余笑曰兄輩雖欲一登
恐縶鱉膝蘭公大笑曰妙語余謂力闇曰兄豈或有
猶滯之病耶力闇曰自以為無之或他人見以為有
之又曰胸中亦時有排遣不開處然能立時悔悟勉
強自克但未純耳猶滯自以為無之蘭公笑曰嚴兄
有所不為便是其猶處立志甚堅是其滯處力闇掉
頭曰此過大語弟亦不受人摠要蓋棺論定耳焉知
我歿日不為小人乎又曰弟所以必要二兄書是贈
之語者為防閑此身此心之計耳夫嘉言善行古今

不乏即師友間亦豈遂無之然以其近在眉睫意已忽略今遇二兄之為人又胷中盤結如此別緒雖使二兄人品學術不如此之美已難忘于畢生而況二兄之嘉言善行有可師法俾吾輩終身得以受用者乎譬之無關緊要之字札猶思寶之終身而況諄切告戒耳提面命之語耶余曰教意甚善唯愧吾輩內無實而外為大言受此過情之褒皆是自取也不以人廢言於盛德則甚當矣余又曰承欲惠一書幸勿復為此等語弟之為人想已知其大略矣其氣質有病可以針砭須盡意規斥俾觀省於歸後若須有過情之褒則弟於本土不美中人持此歸而不但以兄

為輕於許人顧此欺人之罪無以自解幸諒之此若有毫末飾讓是如兄所謂前程不吉也余又曰陸兄在外待客耶蘭公曰俗客授人陸郎不達時務耳力闇曰亦不必謂之俗客渠豈知我輩事乎人各有所事〻此亦彼之所有事也語不和平蘭公曰弟極不耐俗人胷中雖不和平此便是慢易處力闇曰然則何不改之蘭公曰弟見俗人即欲求睡更無此語若見二兄恨不能夜話達朝也余曰只恐吾兩人亦未免俗蘭公笑曰此語便佳起潛入來余曰八九兩日諸兄俱當在寓起潛曰不必問我有事無事如得便來則來我或在寓與否均未可定但能得閒一談即

是樂事即如今日便大無味只一條肚腸為此忽斷
忽續便不如一斷不續之為愈八九兩日會我可不
會我亦可此非無情語正不可奈何耳弟生平極纏
綿往〻到不可解處便用此法是天下第一忍心人
耳此時又有容玉起潛出去力闇曰弟有要語奉問
洪兄細心之人不可以兄道自居金兄則可以弟畜
我矣然此後來往書札于年少者則曰二兄年長者
反曰弟豈不可笑此後望湛軒稱吾二人曰老弟若
金兄之可稱吾為老弟則不必囑矣蘭公曰弟亦云
然余笑曰老弟恐前無此稱是陸兄之打乖耳世間
豈有老弟耶力闇曰不必稱老弟稱賢弟如何又曰

如前札所云二兄字樣處今則曰兩賢弟此爲平允
否則篠飲之年長吾十三歲而金兄則弟之而吾二
人則兄之豈不悖乎又曰養虛必自肯以兄道自居
恐湛軒尚存客氣耳余曰弟則心細且終有中外之
別爲陸兄之弟則可爲兩兄之兄則實不敢也力闇
低頭不語平仲曰聞王公大人有中外之別未聞士
友之交亦有差等也然則有府民有縣民縣民不能
序齒於府民而年多者反居末席耶此時蘭公又以
應容出去力闇不樂良久乃曰此不必如此細心獨
不思吾兄前日有同胞何間之語哉余無以對力闇
意益懇反有隕淚之色余乃曰當如賢弟之言力闇

喜見於色曰死且不朽又曰我们南方最多結盟爲弟兄者然不特面輸背笑而已有數年之間而逢遇不相識者矣此可笑也若吾軍今日之稱弟兄可以終身不再見面而海枯石爛永遠不渝不意同胞之外獲此良友中心之樂筆亦難盡樂極樂極余曰謬愛至此一感一悲更有何言力闇又復書曰海枯石爛勿忘今日時日已暮矣僕人促歸不已篠飲蘭公應客未歸余曰日晚告退無論某日當更來會面而去力闇曰暇可再來大書慘極二字又云救打點於其下此時力闇忍淚嗚咽慘黯無人色吾輩亦相顧愴然不自勝平仲曰尚有留期猶以爲懷力闇謂平

仲曰書三紙之囑萬勿遺忘三紙如難或以一紙于浚書寫贈力閣賢弟則竟歸弟矣我實真心非如蘭公帶客氣也平仲許之力閣曰千言萬語總是終歸一別四字謂余曰帖已画一半矣八九兩日納還耳擲筆嗚咽余曰已矣无奈何莫作淒苦語力閣曰此雖是道之言奈此情何也僕人來言將有门閉之慮余與平仲起身曰日已晚矣八九兩日间當更來多少說不盡者都在書尺裁幅即出至门篠飲蘭公入來只相對慘沮而已蘭公語曰念九再來余曰念九必定再來會面言畢而出至门內而別力閣涕出如雨以手指心而示之而已雇車疾馳而歸

二十七日送伻典篠飲書曰

昨緣客撓未得安承淸誨歸來茹恨如有所失夜來旅候萬安扇子付上行期完決以初一晦日當進別如無大故幸得暫接尊儀兩日之奉終作千古之別歸後懷想典刑亦當依俙不分明矣夫復何言不備

其與力闇書曰

愚兄某頓首上力闇賢弟足下力闇之才之高學之邃乃吾之老師力闇特以我一歲之長乃欲相處以兄余累辭以不敢當則力闇反慚悶如不自容盖其愛之深也故欲其親之至也亦豈忍終辭

手從此而力闇吾弟也吾弟其勉之恢德量勤問學毋有作僞以飾浮藻無放細行以累大德錫甫兄以光我其受之永有辭於後人不宣

其與蘭公書曰

終晷叙話暢叙極矣分手之懷愈切愈難甚矣人情之無厭也廿九計將暫往永別而分張之苦將何以劃斷耶不宣

昨日臨歸酬酢蘭公始亦云然而及其約定則蘭公不與焉且蘭公終多客氣未必如力闇之出於中心故但於力闇稱兄焉俾回條欲書曰

日昨奉望促膝作永日靜話以暢離緒而忽坐忽

起客至續々阿絶阿絶二公去後益復惆々然燭
寫籠水閣記欝勃之氣未平遂致潦草今先呈上
湛軒第一見傾歎之態耳扇二把收到夜分當為
之金公詩軸拜謝先祖得此為不朽矣感刻五内
如何可言當子孫永寳閣秋二人此時因望客未
歸不敢稽使来札當留示廿九日能来倘無俗客
尚得暢叙否則仍作零星斷膓之語亦終勝於不
見也

其籠水閣記曰

虞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不言程工何人後世
言天之家類工於制作漢書稱平子機術特妙足

也顧中星之候唐虞迄周已移午未唐一行始定歲差更益精密我朝曆法邁越前古梯航萬國博徵算學恒致自外洋是則天道星志固有專家不得囿之域中也東國洪處士湛軒於書無所不究旁及藝術妙析微塵其國有羅景績者隱居同福邃於測候门人安處仁深究師傳巧思無匹二人者皆奇士也湛軒皆訪致之相與虛衷商確損益舊制遴材選工三閱寒暑為渾儀一器并所得西洋候鐘藏於其居之籠水閣朝夕以為觀玩蓋兩美必合求之甚勤而為之如此其專且久也夫羅與安不得湛軒莫以發其奇湛軒不得兩生無以

成巨制而余亦因湛軒隨貢之便得以證交客旅
且不知世有湛軒其人又何由知羅安是則天地
固無奇而不彰而不朽之業其傳必遠不特兩生
之於湛軒可以慶此生之遭而余於三人者均無
憾也抑余更有説焉道妙於無形凡著象於空虛
者皆其質而運之者氣儀妙於法天動於中者機
而運之者水〻之在天地也盈則溢淺則膠直之
則易盡曲之則紆緩而激焉則躍防焉則止皆水
水之性也儀之受水也流而不息注而不渴順其
自然以任其機之内斡而無所矯揉隔閡於其間
則與天地準此器之所以通於道也余不習筭學

不敢譚天湛軒講性命之學久其玩心高明必有不泥於罷數之未者今此别去曠隔異域他日望風相憶當有以勗我云

二十八日送伻書曰

昨承陸兄手覆仰慰殊切第以未見鐵秋爲書悵悵夜来佥客候萬安行期此廹懷事惝怳殊不覺歸鄕之可樂良苦良苦二幅簡覧可悉也草堂詩始擬露拙臨行多撓心終未成焉可謂拙而又拙也不宣

閣記極是完好且筆法尤妙坐令蓬蓽生輝孤陋之幸如何盡言

其贈篠飲文曰
丙戌之春余隨貢使入中國得與鐵橋秋庫兩公
遊甚驩一日入其門兩公不暇為他語出五絹畫
五冊詩稿一幅長書而具道以坡盖篠飲陸解元
先生新自杭郡至閱吾軍狀乃鞍不及卸席不及
整焚燭而畫之畫竟而書之書竟而漏下已三鼓
矣嗚呼先生之義則高矣先生之志則勤矣顧余
何足以當此哉乃因二公請以弟子之禮見焉則
先生已在門矣纔扶携就坐先生乃呼我以弟欣
然如舊識焉夫人之一得一失莫不有命在焉今
日之遇盖天也其示奇矣顧以語音不相通乃以

筆代舌談詎跌宕話未半先生指示其詩稿中忠天廟西辟詩而言曰辟之西乃吾曾祖少微公手澤也少微公隱居不仕常分一月半隱於酒半隱於西以卒其身請吾弟一言余再拜謝不敢乃欽袵而言曰天下有道賢者見焉不肖者隱焉天下無道不肖者見焉賢者隱焉若少微公之賢吾不敢知其詳乃若其世則當明之末葉乎當東林與閹豎之亂乎在易之大象曰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若少微公者其賢乎哉其酒也其西也將以儉吾德也將以成吾隱也豈其安且樂也為止於斯而已乎脫身遠引逍遙于象外軒冕不相及縉紳

不能施至病且死而義冠博帶卒爲亂世之完人
豈非賢歟亦豈非幸歟吾聞有德而不食者於其
孫必有報今先生之賢且才能繼其祖發解南省
聲望蔚然豈非積德百年當其將興之機歟雖然
先生亦既嘗豪於飲酒而工於繪事矣此少微公
之所以隱也今先生乃持此而求見焉何也豈以
其時世之不相侔而用之亦異耶嗚呼吾將以先
生之隱見而卜天下之事焉

其一簡贈力闇上書贈蘭公語又題其下曰
甚矣鐵橋子之好學也聞一善言如嗜欲然余將
東歸與二君別各以言贈之此則與秋庫言也鐵

橋子以其言頗切直請余更書一幅將以薰取之爲其可謂如嗜欲也已雖然此陳談也夫人皆能言之病不能行耳好之而不能行之惡在其好之也是以好之而能行之其好之也益切好之也益切則其行之也益力如是則天下之言善言者皆將軽千里而至矣其勉之哉

伻回篠飲荅書曰

飛啓日前收到來扇四把又自向南容覓得金陵扇五握俱画就并係以詩草草塗抹不計工拙今並呈送望分致之我輩此番相遇奇固不待言但相見之奇又不若未見者之相望相思爲更奇而

於湛軒養虛居然一以我為第一以我為兄以此
生此世生生死死不可再見之人作此杳冥荒忽
之綢繆豈非痴絶顧從來勢交利合多能不顧非
笑成一時之膠漆而馳逐聲名示陸陸千里投贈
互相要結張一時之虛談今我輩以曠然兩隔彼
此無求無勢無利不聲不名或見或不見并為一
膓乍喜乍悲不可言說而養虛湛軒又時以學問
相勗養虛之論驕字湛軒之講事功心術之介語
語不朽尤足千古今且別去以此言愁離索之感
定當十倍尋常矣嗟乎嗟乎顧使車就道只隔一
日不無整頓行囊諸須料理而我輩來客日影絡

繹不絶同志者見之方驚其奇或亦欲與聞高論而不知者必以我輩爲鶩遠忽近多生疑謗千別萬別終須一別不得不學彼氏之法痛下棒喝以金剛慧劒割斷情膓竟不必再過小寓存此無窮之憾作無窮之思可也作書至此盛使疊至手書紛沓爲花爲詩但覺異光滿室不能析言其妙惟有頂禮贊歎而已萬里知心不敢言疲第昨夜詩畫扇則不止三鼓今早又有客授實不能不困矣前荷三大人札及令諸札俱不及分報想念甚勞不責其慢也紙短情長萬千不盡臨紙黯然之至

其四把扇三大人及余送東扇要画者也其金陵扇

五把分送于三大人及余與平仲也其與余東扇有
題詩曰
參商萬古摠悠〻欲語先看制淚流此去著書應
不朽莫教容易寫離愁
其金陵扇画敍蕭竹題詩曰
得雨益斐然着雪更清絶到老不改柯中虛見高
節
方閣答書曰
俗氣如蝟刺無寧暑苦不可言此時正在寫書道
別而感使適至得仰瑤華感荷感荷使返匆遽書
未完而帖画亦有二幅未竟尚容續繳明晨更望

盛使一来以悉種〻耳餘語具陸兄札不贅

蘭公答書曰

日来起居極勝念〻冊頁亂塗辱命殊甚此刻叢雜不暇詳答容另札奉白不具

僕人言人客甚擾艱辛受答而来蘭公冊頁亦不来蓋試期不遠事務甚煩吾輩来往彼此皆甚不便惟篠飲年最長且性豪快故能勸以義兩人則蓋不忍發此言也

二十九日處差晩則又有客擾又明將趁行故是日開门差早日未出送僕人使之受書亟請一僕同来為附謝之計僕人過午不来乃先作書以待與篠飲

書曰

弟明發東歸從此而不復見老兄之面矣雖然已獲老兄之心矣豈不愈於終身見面而不獲心者耶含笑登車無所恨矣承諭不必更來弟等實有此意迷於情根知進而不知退豈見老兄勇於斷事也不勝欽歎萬〻書何能盡只願老兄過日益寡德日益尊無泥于小道無役于科宦以幸吾道以慰遠懷統希默會

昨惠兩便面詩畫不啻百朋且詠竹一節益見風誨之意敢不時省而自勉焉

其與力闇書曰

某啓從此別矣書信不可以復通矣如之何勿悲今日始擬趋別昨承陸兄書乃其厚之至悲之切而斷于處事也奈何奈何胡爲弟兄暮爲途人市井輕薄兒事也此吾所甚懼爲一別終相忘爲有言而不見用乃相處以途人也請與賢弟交勉爲有一事欲面告今已無及矣茲略布之竊瞷賢弟之德器長於容受而或短於含忍好善固無已而疾惡或已甚見人之不善若不能物各附物者然幸須内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也萬萬惟祝德日新享百福

其與蘭谷書曰

蘭公足下天生吾輩分置之八千里外今幸因緣
湊巧數十日之間樂亦極矣今將大歸亦復何恨
乎惟蘭公自愛如不相忘幸勿思我面而思我言
也如有取也是何異於朝暮遇也且有一策人惟
夢魂無遠近無嫌疑惟於此而時會于桃邊亦可
矣不宣

書成而伻回力闇書曰

弟誠再拜啓湛軒長兄足下昨以事他出手書遠
賁未及裁答歉仄之至蒙許以兄事而以弟畜我
古風高義更見今日甚幸甚幸訓辭深厚所以期
我者至遠且大敢不敬佩誠自幼失學六七歲入

鄉塾嬉戲不異凡兒稍長始知讀書然一意於科舉之業又自恃天資差不願損繙閱羣書有同漁獵以是根柢浮薄至今思之未嘗不自傷也二十餘歲漸識義理好觀濂洛關閩之書始有志于聖賢之道然獨學無偶孤陋寡聞出門倀倀頗乏同志加以志嚮不堅嗜欲難遏操存舍亡乍明乍昧猶幸質非下愚時能悔悟自克未至汨沒性靈然亦悠悠忽忽迄無所就廿九歲大病半載困阨之中頗有所得故瀕死者再而此心炯炯覺得粗有把握病後自造二句書于卧室云存心總似聞雷日處境常思斷氣時又大書懲忿窒慾矯輕警惰

八字於齋居以自警惕識之用心蓋緣有異乎世俗之士之為者今恒自點檢亦甚大惡惟口過每不自覺故時時將口容止三字提在心頭又生平過循人情優柔寡斷此心受病處不少識交遊亦不乏矣求其能講明切究于此種學問以相輔有成者蓋寥寥焉今幸竊科名來遊京師得與足下定交實見足下之學不但可以為益友而且可以為名師愛之重之心悅而識服之則是非科名之足喜而藉此以得交足下之為大喜也足下每嫌識稱許過情然識非悠悠泛泛之子比也但知足下為益于區區者不少耳識威儀輕率而足下之

方嚴實堪矜式也誠言辭躁妄而足下之慎默實
堪師法也又承懿訓稠疊勉而好之必當行之斯
爲吾負此種氣誼求之儕輩豈易得耶且誠實知
足下非漫爲空言者即使足下漫爲空言而字字
如荒年之穀於誠身心有終身受用之處且凡人
貴遠忽近使此言出于所習見之人猶不敢以陳
言棄之而此言實出於萬里外終身不可再見之
人其爲寶貴愛重又當如何夫以寶貴愛重之故
而俾此言得以常目在之則吾之身心固已益矣
吾益于身心而所以受仁人之賜者非淺尠矣此
實誠畢生之大幸也誠之所欲言于足下者雖累

萬言不能盡昨使至時此書纔有數行後亦未曾續寫俗事紛至日來難以擺脫睡時已五更矣此刻使至倉卒書完略盡區區至於臨分惜別之語我輩方以聖賢豪傑相期無煩屑屑他日但覺有所成雖遠在萬里之外固不啻朝暮接膝也否則即終日群聚何為乎然此亦傷心人聊以解嘲之語不必多云別緒萬千惟知己默鑒而已臨風草草不備

蘭公書曰

竟永別耶竟不得再晤耶此生已休況他生耶肝腸何以欲斷未斷耶豈我輩之交猶未深而永別

之苦猶未滌耶足下曾諭云異時各有所成皆無負知人之明雖永無見期不恨也然則交之深別之苦以視期之切望之至有重輕也使他日敗德喪行深負良友絕他日相對亦復何顏使他日砥行立名無愧古人絕再生不遇亦復何恨天涯之人將破涙為笑而又何必沾沾於交之深別之苦耶雖然交誠深也別誠苦也肝腸今日不斷明日必斷也即今明以後竟永不斷亦偶幸耳而可斷之道仍在也嗚呼復何言哉鴨江水急千萬珍重

不具

兩畫帖皆付來一則蘭公書画中有兩幅篠飲之筆

也一帖皆力閣之佐也僕人言篠飲強言笑若常力
閣蘭〻作書畢坐椅上相對傷感渠亦看來不覺淚
下云蘭台之僕唐姓跟來余舉手問好而禮待之介
飯與之喫書既封置故署書款字于封上使唐姓納
于懷中余給別扇一柄平仲給清心一丸而送之從
此而絕矣歸路問僕人言嘗往乾淨衕其僕人單出
示一帖〻中并畫吾輩像皆酷肖乍見可知其為誰
某渠問其故則答云兩老爺作此為歸後睹思之資
云

歲癸未余充書記從通信使適日本自對馬之江戶水陸四千里凡十晦朔而返其以筆代言隨問酬荅者殆千人以詩篇相和者千有餘人和人好奢張通信入其國者固已積承其詞華酬唱之弊家氏之享盈成垂二百年波濤既晏人物殷富長碕之書通而混沌之竅日鑿故操觚而至館者一席或殆三百人其詩其文其問目其筆談或一人而至殆十紙余非不聞忠信篤敬之可仗威儀辭令之可慎實疲於應酬不暇自檢而自攝噫彼以山河數千里之國不識波外有日月一聞信使之至其有志有文者咸束帶攝衽輻輳攢聚於沿路所館蓋識之其衆雖迫矣是

必有豪儁特拔之人厠足於其間而我之鑑賞識別實足叔向之下堂獨其眼中風儀炯照襟懷者寥寥若竺常瀧長凱近藤萬谷雜等若而人而已每想天外雲端未嘗不瞿然歎惘繼之以惆悵也此乾淨筆譚兩冊者湛軒洪公德保氏記之燕京者也湛軒以溫厚之姿貞介之操養以真實之工心周於事學貫於理乃以吊古之志思一歷覽于中土以了酉從其季父參議公賀正之行遂於燕市中繹之象胥之言一舉而得潘庭筠嚴誠再舉而得陸飛轉出兩卷話說蓋奇不離俗雅不泥古笑語談謔卒歸於實理偲偲然度之儀度而亦不失於風流韻致其必手舉縷

載用代小說者欲合觀者各輸心眼宛如一番經來
於酬唱之席而藉以各異而同文之用也蓋余之南
還在甲申斯記之作實在其明年以余閱此書恍若
落雲颿而馳星軺背笠瀧而對潘陸宛在揮毫於筆
牀茶爐之間矣蓋潘陸之氣義然諾笠瀧之沉實莊
重各一其規而若其吐露肝膽識愛篤然則大抵畧
同其介手揮涕黯然牽情各自結戀於天南地北者
又與之彷彿矣獨吾所以處笠瀧者未若湛軒之接
潘陸其筆談屢紙又被笠瀧輩各自收去到今漠然
不記其一二此吾所以憮愧怊悵於覽此書之日者
也後人之之南之北者如得目此書而審取舍則是

乾凈筆譚之爲助也其將博矣遂幷書之卷尾拜以
歸之湛軒翁時壬辰中夏之十三日也原城元重擧
子才識